

初唐詩人崔湜作品考論

徐華中

國立勤益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論文提要

本篇論文專論初唐詩人崔湜。所謂初唐，以高祖建國，下迨景龍年間，玄宗登基前為初唐詩。崔湜適生卒於其間。迨罕為論者述及。本論文先就資料加以整理，用《全唐詩》見存三十八首，校以敦煌唐寫本《珠英學士集》崔湜詩九首。復參以《全唐詩話》、《唐詩記事》及宋元以後各家詩話，綜合比勘，草成此篇專論。

論文細節以分析崔湜詩各首之形式與意義為主。特別注重崔湜詩在格律平仄之識驗，以辨證初唐時期律體形式建立之軌迹。並結合對偶修辭、句法用韻諸律體要素，考證崔湜詩在初唐時期應有之價值與地位。

關鍵字詞：1. 敦煌寫卷 2. 珠英學士集 3. 孤平 4. 拗救 5. 古風
6. 初唐詩 7. 黏對 8. 格律 9. 宮體 10. 齊梁遺風 11. 邊塞詩 12. 律化古風

一、前言

崔湜（六七二——七一三），生於唐高宗咸亨三年壬申。（註①）字澄蘭，唐定州人。兩唐書有傳，又《全唐詩詩人小傳》亦有記，然於崔湜生年，或有謂當提前者。（註②）今合觀之，崔湜嘗於武后朝，預修《三教珠英集》，今此書不傳，惟有敦煌寫卷在，崔湜詩適在其列，共九首，佚詩四首。（註③）此事雖《舊唐書》不載，但兩唐書記崔湜任左補闕一職則無異。（註④）又崔湜實際入朝為官，參與政事，多集中在武后末，中宗朝，湜任官平章事，（註⑤）兩唐書亦同，可知崔湜確為初唐詩人。

有關崔湜著錄，現存資料多不詳。遂令其詩作乏人論述。崔湜生當初唐，三十八歲即位高中宰，端門諷詩，嘗令張說有年位不及之嘆。至於其詩，每見初唐律體化之體式，題材亦居初唐開創之功。然終以傳世之作少，且無專集留存。遂令其詩藝不聞。本論文乃據新出資料（如敦煌寫卷）及《全唐詩》見存三十八首崔湜詩作，試為分析，論述其詩作之格律、聲韻、章節，與乎技巧對仗。並著眼於初唐律體詩試驗之發展，詳考崔湜詩各首之體式，以觀其在初唐律詩之價值與地位。

二、初唐詩概述

崔湜其人及其詩，論者咸歸之初唐。何謂初唐？文學史上之初唐與詩學史之初唐大抵無別。在各本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中，大都將唐代文學分作四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如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即分初唐詩歌，以王績、初唐四傑與沈佺期、宋之問屬之。盛唐詩人，以王維、孟浩然，岑參、高適及詩仙李白屬之。中唐詩人則舉杜甫、白居易、韓愈。晚唐則以李賀、李商隱作結束。劉氏此說把杜甫歸之中唐，有待商榷，其餘說法，大抵不出一一般之論。

王運熙、顧易生編寫的七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對唐詩四期分法提出折衷意見，認為：

（過去唐詩研究者往往把唐代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本書併為初唐、唐中期、晚唐三個階段。唐中期包括盛唐、中唐，初唐、晚唐則依舊。）盛唐詩歌創作成就突出，名家輩出；文學理論批評也很有特色和成就，但作者較少，資料不很多，而且有的作者和中唐關係密切，放在一起敘述也較方便，因此將盛唐、中唐併為一編。（盛唐指玄宗、肅宗時期，共五十年。中唐指代宗至文宗時期，共七十餘年，二者合計一百二十餘年。）唐中期的文學批評，伴隨着詩文創作的繁榮，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較初唐時代有了很大的發展和變化。

（《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頁一七一）

此說就唐代詩學與文學批評兩種發展，分別出來，給予較客觀的實際考索，將盛唐中唐合併之。並劃出年代，以資憑斷。可謂近年學界研究唐代文學與文論較為創新之說。

然而，有關唐代文學四期之分，其最早定說者，實應推本於唐詩之分期。先由唐詩分期，再演伸至唐代文學全面分期，最後再轉用到文學批評史。此唐代四期說之大概。

夷考唐詩四期之說，清代嘉慶年間詩人余成教《石園詩話》有云：

宋嚴羽，明高 嘗，以高祖武德至明皇開元初列為初唐。以開元至代宗大歷初，列為盛唐。以大歷至憲宗元和穆宗長慶列為中唐。以敬宗寶歷文開成以後列為晚唐。（註⑥）

余氏為清季中期詩人，有見於明清兩代詩論習於唐詩四期之說，已成共識，惜未推詳所本，特考出四期之論，明人高 嘗手編《唐詩品》已先表之於前。

元末初期詩人及詩論家高 嘗手編《唐詩品彙》一書九十卷，成書于洪武二十六年，選唐詩六百二十家，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並將詩人及詩作按先後分為初、盛、中、晚唐四期。大略以初唐為正始，盛唐為正宗，中唐為接武，晚唐為正變、影響。案：此即唐詩四期說明顯區分之始。

其實，四期說提出之前，已有介乎三期與四期之間，曖昧末期，暫時難斷之三期說法。如元代詩人楊士宏《唐音》十四卷，成於元至正四年。第一卷為始音，即以王、楊、盧、駱四傑詩為殿。但認為四家仍襲六朝期，非唐詩正始。第二卷以下始為唐詩正音，自第七卷以後又有「遺響」。可知楊士宏之唐詩分期為三期說，即初盛唐、

中唐、晚唐。

再看余成教所舉的宋人嚴羽的《滄浪詩話》的唐詩分期說，原文如下：

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漢末年號。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黃初體，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正始體，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太康體，晉年號。左年號。左思潘岳三張二陸諸公之詩。元嘉體，宋年號。鮑顏謝諸公之詩。永明體，齊年號。齊諸公之詩。齊梁體，通兩朝而言之。南北朝體，通魏周而言之。與齊梁體一也。唐初體，唐初猶襲陳隋之體。盛唐體，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大曆體，大曆十才子之詩。元和體，元白諸公。晚唐體，本朝體，通前後而言之。元祐體，蘇黃陳諸公。江西宗派體，山谷爲之宗。

細審嚴羽之說，彼真正列出的唐詩分期稱只云：唐初體、盛唐體、大曆體、元和體、晚唐體。並未說有中唐體，只以元和大曆代之。然可知此二年號即中唐。故嚴羽雖未明舉中唐，而實已語涉中唐時限。此即唐詩四期說最早完整提出者。

惟對唐詩四期分別的理解，未能僅據詩人生卒與政治，上政壇之起落，歷史上史事之興衰爲據，當還原至唐詩史的建立，回歸到唐詩風格發展的分析，方爲正途。

即此而論，初唐詩，在歷史斷代之分，當始於太祖太宗高宗，以迄玄宗登基以前爲止，可曰初唐詩。但在風格與詩特色之理解上，初唐詩之普遍風格又如何？茲引李商隱〈漫成〉五章第一首爲例說之，李商隱詩云：

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唯觀對屬能。

此詩雖李氏自寫自況，以王楊盧賂在當時之善對偶詩風自比年少所學，又以沈佺期宋之問之矜飾儷辭，變化格律自寫詩技能工。據馮浩田的注，說「良朋」當指詩文中「佳對」，也就是「屬對精密」之意。在此首詩意中，義山自詠己詩早年如王楊沈宋四子，僅以屬對爲能事，而莫探比興諷刺之妙。當代大陸學者劉學鍇、余恕誠即從前人之觀點，綜合之，謂：「王楊沈宋，皆自喻。」又說：「蓋此詩就字面言，乃批評王楊沈宋之徒工聲律對偶。」（《李商隱詩集解》，頁九二六）雖然此爲義山自況，然從反面觀，義山自比的四子之詩風，亦正可由之勾劃一二。簡言之，初唐詩風若以四傑與沈宋二家而觀，其共同特色風格，即：一、善於儷辭，二、工於巧對，三、精於變化格律；也即謂初唐詩風是辭、韻、對三者兼備，亦即一般論者所指出初唐乃律詩形成初步建立之時期。

茲再從初唐「詩學」之角度，也可略窺初唐詩的一般面貌。因爲，初唐詩，表現爲一般常見面貌，因而形成一種潮流。那麼，由此潮流而形成的初唐「詩學」，必然也是與初唐詩息息相關。此即，「創作」與「理論」相互參證之理解。本此角度，王夢鷗的《初唐詩學者述考》一書，即專門考辨初唐詩學已佚失的典籍，勾劃出初唐詩學的特色與方法，其中有一段話，即將初唐詩與初唐詩學的相互關係，做了深刻之語。王夢鷗云：

總而言之：初唐詩學，多爲適應宮廷之藝文生活而發達，殆與齊梁時代相類似。其詩體既沿襲江左餘風，而詩學之所發明者，亦即爲齊梁詩體之分析。從分析而創立若干規格，轉成唐代試士之圭臬。按其作業，自始即偏向於「綴文」

之道，而與吟詠「情志」者無直接關係。

（《初唐詩學著述考》，頁十八）

此段話，一語中的，直揭初唐詩的特點，可歸納為幾項：一、初唐詩的題材為宮體詩，二、初唐詩的淵源是齊梁詩風，而齊梁詩風最顯明著，便是講究聲律。故而初唐詩也表現聲律的特色，三、初唐詩偏向「綴文」一路，即講究美麗詞藻，較少比興寄託，因而與「情志」一路較少直接關係。

以上三項初唐詩特點，與前舉李商隱〈漫成〉一詩所反映的，大抵所見略同。一今一古，一直接描述，一從反面印證，都大抵不差地指陳初唐詩的共同面貌，可見初唐詩的普遍風格已形成。茲者，崔湜既列為初唐詩人，則引初唐詩風以考述其詩及其特點，當為可論述之課題。本論文因此從詩風詩格與詩學的多向觀點，嘗試分析崔湜其人及其詩，以探求崔湜詩與初唐詩的關係。

三、崔湜詩作舉例分析

1. 塞垣行

疾風吞卷溟海，萬里揚砂礫。仰望不見天，昏昏竟朝夕。是時軍兩進，東拒復西敵。
。蔽山張旗鼓，問道潛鋒鏑。精騎突曉圍，奇兵襲暗壁。十月邊塞寒，四山沍陰積。
雨雪雁南飛，風塵景西迫。昔我事討論，未嘗怠經籍，一朝棄筆硯，十年操矛戟。豈
要黃河誓，須勒燕然石。可嗟牧羊臣，海上久為客。

今本《御定全唐詩》二函二冊卷六八錄崔融詩一卷，有題〈塞垣行〉下小注云：一作崔湜詩。可知全唐詩編者以為此首或疑崔湜作品。但無結論。同書一函十冊卷五四崔湜詩三十八首，也有〈塞垣行〉，題下仍有小注云：一作崔融詩。知此首〈塞垣行〉作者何屬？全唐詩編者未定，但以「互見」例標示。（註①）

然則，〈塞垣行〉作者究竟何人？

茲可據敦煌寫卷《珠英學士集》考之，崔湜詩錄九首，其中即有〈塞垣行〉，可證此首確為崔湜作品，非崔融。惟字句與今見《御定全唐詩》部份小異，茲校定如下：

- ①疾風卷溟海：卷字，敦煌本作「度」。度同渡。渡溟海，謂疾風橫渡如海般廣闊之大漠，作卷字則失意。下句「萬里揚砂礫」之揚字，與渡字相承，皆句中字眼。故敦煌本做度字，於義為勝。
- ②東拒復西敵：敵字下有小注一作摘，季振宜《全唐詩》與胡震亨《唐音統鈔》同作敵。案：敦煌本即作敵，知作「摘」者非是。
- ③十月邊塞寒：敦煌本作「十月塞寒整」。
- ④四山沍陰積：敦煌本作「四山訝陰積」。訝字極易誤認沍字。當作訝字是。謂四周環山，每為陰雪所積，初見其景，不免訝驚，蓋皆實寫邊塞景況。著一訝字，興象心動，頗見詩句之美。
- ⑤雨雪雁南飛：雁字，敦煌本作「應」。案：作「應」字謂雨雪如此厚積，人不

堪其苦，故而想望彼若南移，或許可減寒凍。此蓋詩人擬想之語。以此反觀塞上雨雪之厚。此與下句「風塵最西迫」，皆詩人臨風霜之感受。

⑥昔我事討論：敦煌本作「昔我事論詩」。案：茲據下句「未嘗忘經籍」，知此二句謂經書詩文兩不相棄，同時兼修。二句上下相對成文，若作「昔我事討論」則失其意對之美。當從敦煌本校正。

⑦豈要黃河誓：敦煌本「豈要」做「客邀」。

⑧須勒燕然石：敦煌本作「燕山石」。

2. 登總持寺閣

宿雨清籠界，晨暉滿鳳城。升攀重閣迴，憑覽四郊明。井邑周秦地，山河今古情。紆餘一水合，寥落五陵平。處處風煙起，欣欣草木榮。故人不可見，冠蓋滿東京。

此詩題目，敦煌本作〈登總持寺浮圖〉。又「欣欣草木榮」，敦煌本作「欣欣草樹榮」。又「山河今古情」、敦煌本作「河山今古情」。

詩韻八庚，全詩十二句，一韻到底，未換韻。其平仄格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今核之，雖有少數二三句平仄不合，然皆居於一三五不論之字。故全首仍屬合律。惟不合五律八句之數。顯見崔湜所作五言，已漸入律詩格調。

又審「井邑周秦地」句，知所寫地理當在關中。又「寥落五陵平」句，知五陵者，京畿近郊，知此詩當作於崔湜入朝為官之時。

3. 酬北麟臺春思

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鴛衾夜凝思，龍鏡曉含情。憶夢殘燈落，離魂暗馬驚。可憐朝與暮，樓上獨盈盈。

此詩題下敦煌本有一首二字。其餘全篇字句同全唐詩本。審首句「春還上林苑」，知亦當作於崔湜在朝居官之時。此詩仍用八庚韻。全詩平仄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觀之，不合五律之拈對。自第三句當作 | | - - |，衾字出律。又第四句當作 - - | | -，鏡字含字出韻。其下各句不協之字甚多。故此首當屬古詩之體。

4. 同李員外春閨

落日啼連夜，孤燈坐徹明。捲簾雙燕入，披幌百花驚。隴上寒應晚，閨中織未成。管弦愁不意，梳洗懶無情。去歲聞西伐，今年送北征。容顏離別盡，流恨滿長城。

詩題下全唐詩本有注小字閨一作園。敦煌本則題曰「同李員外春怨一首」。春閨春園，核之詩意多不合。此詩有句「管弦愁不意」，又「梳洗懶無情」云云，當寫少婦思征夫年年轉戰，不得歸之情。唯詩人以代擬口氣寫之，歷歷在目。如怨如泣。故題目作「春怨」為佳。

「孤燈坐徹明」，徹字敦煌本作「著」。意並可通。「捲簾雙燕入」，敦煌本作「雙鷺出」。案捲簾者，必婦在閨中捲之，以眺夫君，然所見非夫君，乃簾外景中雙鷺飛出，借物以代，意象甚明。若作「雙燕入」，則雙燕如何入簾來？當從敦煌本於義佳。

「閨中織未成」，閨中敦煌本作機中。蓋謂織機上當時方織之服。「梳洗懶無情」，敦煌本作「粧梳懶無情」。

此詩仍用八庚韻。全首十二句。平仄格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細審之，除「梳洗懶無情」之「梳洗」，若從敦煌本作「粧梳」則不合律，其餘各句俱合律。故此首當屬五言律體。

5. 婕妤怨

不分君恩斷，新粧視鏡中。容華尚春日，嬌愛已秋風。枕席臨窗曉，帷屏向月空。年年後庭樹，榮落在深宮。

此詩題目敦煌本作〈班婕妤一首〉五言，無怨字。又「枕席臨窗曉」敦煌本作「枕席臨燈曉」。案此句與下句「帷屏向月空」對仗，二句俱寫夜景，深秋高月，憑窗而佇，想見故國家園，有物故人非之悲。準此，臨窗較臨燈意思貼合。

此詩用一東韻，全首八句，格律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首二句即不合律，下各句皆不協律。應屬五言古體。但三四句屬對精工，容華如春日之鮮麗，反襯失寵之佳人，一旦色衰，則如秋風之蕭瑟。一正意，一反意，屬對工巧。五六句亦對仗，枕席帷屏，名詞對。臨窗曉對向月空，著一曉字空字，有如眼目，感慨寄興遂深。故知此首雖不合律，但屬對之精巧，頗堪玩味。由是推知，初唐詩律或未嚴密，但句法與對偶已經成熟，律體之建立，殆為可能。

以上崔湜詩五首，敦煌寫卷《珠英學士集》九首所有。其四首佚詩，今本《全唐詩》未收。此收。此五首雖同見於《全唐詩》，然字句稍不同，已校證如上。

6. 奉和幸韋嗣立山莊應制

竹徑桃源本出塵，松軒茅棟別驚新。御蹕何須林下駐，山公不是俗中人。

此詩于崔湜整體詩作僅有之七絕。用十一真韻，韻脚在塵、新、人。用的是寬韻。全詩平仄格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從聲律看，可知二三句之平仄失黏。不像律詩體式。也即是說，此首一二句自為一絕，三四句又自為一絕。但通首詩意，卻一脈貫下，並未斷絕。此即符合絕句之作法，要句絕而意不絕。

案唐人視絕句實為律詩，白居易自編《白氏長慶集》即有大律小律之分，大律即

律體八句，小律則絕句四句。其實宋人編王安石集《臨川集》，也把七絕編在七律，五絕編在五律。故而，絕句即為律詩。據此，絕句之平仄格式也要像律詩合乎協韻與平仄對稱，方合體式。崔湜此首就個別單句平仄皆合，然於二三句當黏之句卻又不合。犯之失黏之病。從此可推知，初唐絕句在合律合平仄之規矩上，仍未嚴守，其體式亦未正式確立。

次從句意而觀，首句二句一意連貫，似對而不對，竹徑桃源，寫出莊實景，乃平實之筆。松軒茅棟，亦是實景，二詞描寫山莊各具其面，一寫景，一寫屋。一平面，一立體。嚴格講，非同詞性與同類格之對偶，但兩句各自獨立之中，又須合看始足以盡山莊全景，《四溟詩話》卷一云：「一句一意，意絕而氣貫，此絕句之法也。」據此說，崔湜此詩首二句合乎此法。三句則在全詩中一大轉，另出新意。蓋前既寫景，至此忽及景中之人，詩意在短短四句中起一大變化。此即絕句句意相襲之法。三四兩句絕無對偶之形式，但以林下駐與俗中人對舉，一雅一俗相對稱，語意盡在其中。通首而觀，此詩果真句句各自絕為一意，但句與句之間，實又句絕而意卻相襲。確乎具備絕句形式主要特色。

次就絕句韻味而觀。《薑齋詩話》卷下云：「五言絕句，自五言古詩來。七言絕句自歌行來。此二體本在律詩之前，律詩從此出，演令充暢耳。」此說多為唐詩學者或文學史家所共識。信然，六朝時期所編之《玉台新詠》已收四句二韻古絕，至於七言歌行，齊梁已下多見之。初唐之七言絕句帶有歌行韻味，本為詩史發展必然之勢。然絕句之體，因初唐律詩之形成，亦有律絕之一路，而不帶歌行韻味之新體產生。絕句之在唐詩，宜乎有新變之體發展。今觀此首，即屬此類。並無歌行韻味。且於內容乃應制之作，是公謙唱和之體，非如一般六朝歌行體之民風格調。故而，崔湜此首，雖於全部詩作中僅見，然而一葉知秋，可推知新體式之七言絕句已於初唐時期漸漸形成。

7. 喜入長安

雲日能催曉，風光不惜年。賴逢征客盡，歸在落花前。

此詩用下平聲一先韻，韻脚是年、前。首句不押韻，與五律正體格式同。亦崔湜今存詩僅見之五絕。全首平仄格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首除一三五字可不論之外，其餘各句皆合律。且謹守黏對。特別是二三兩句注意合黏，完全是五言律體格式。或謂絕句乃律體之半，或截律句而成。若然，此首可算作此例。可證初唐五絕已盡屬律體。五言絕句雖自五言古詩而來，然五言經齊梁之聲律化，再加上初唐沈宋二家與四傑之形式試驗，五律平仄格式已告確立。五言絕句受五言律詩之影響，自是不能再守五言古詩三平三仄格式之舊，乃漸歸之律體。而與五言古詩別出一途。崔湜此首五絕可當此一例。

《峴庸說詩》云：「謝朓以來，即有五言四句一體，然是小樂府，不是絕句。絕句斷自唐始。五絕只二十字，最為難工，必語短意長，而聲不促，方為佳唱。若意盡言中，景盡句中，皆不善也。」此說別出古絕與唐人律絕，所云絕句自唐始當指此。崔湜此首即為明證。再者，從對偶看此首亦屬律體。首句二句為反對，雲日能催，風

光不惜，對語自然。三句則一轉，帶出題目入長安之時，時在落花之前，即深秋初冬之際。通首而觀，絕句之作，首句二句對，三四則不對。蓋絕句關鍵在三句，須變出新意，再以末句承之。如此則句絕而意不絕，始為絕句之妙。本此以觀，此首均符合其例。允為初唐五絕之正體。

8.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澹蕩春光滿曉空，逍遙御輦入離宮。山河眺望雲天外，臺榭參差煙霧中。庭際花飛錦繡合，枝間鳥囀管絃同。即此歡娛齊鑄宴，唯應率舞樂薰風。

此詩亦屬應制奉和之作，但寫得極典雅莊重，君臣同樂之態，不失股肱効力，生民唯念之想。通首押一東平聲韻，韻脚空宮、中、同、風。全詩平仄體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首自第一句至第六句，大抵合律。除了一三五不論之位置外，此詩是律體形式。但第七句未與第六句黏，以致末二句悉出律，完全不合律體。故而整篇仍屬古體。但已雜有至少六句之律句形式。案唐詩之律體形成，五律先，七律晚。五律初唐已普遍為四傑及沈宋採用，七律則四傑與陳子昂均不見一首。可知七律之晚出。證之於崔湜之作亦然。

然而置聲律不論，崔湜此首中間二聯屬對精巧。山河眺望，臺榭參差。一橫一縱，極寫宮殿之雄偉壯闊，佇立遙望，所見之廣。又雲天外對煙霧中，一明一暗，亦極色彩顯明。此領聯之巧。

頸聯反寫宮殿內景，故言庭際花飛猶如錦繡之開合，枝上鳥鳴類似管絃齋奏。一寫色彩，一寫聲音。而又各以錦繡與管絃比擬，如此屬對工巧，完全合乎律詩對偶體制。故以此而論，崔湜此首雖云七古，然已漸趨於律體形式。而其漸進過程，自崔湜詩作可得知乃先對偶合律，再求平仄合律。崔湜七古之作可驗證初唐七言律體之演變軌迹。

9. 景龍二年余自門下平章事削階授江州員外司馬尋拜襄州刺史春日赴襄陽

途中言志

余本燕趙人，秉心愚且直。羣籍備所見，孤貞每自飭。徇祿期代耕，受任亦量力。幸逢休明時，朝野兩薦推。一朝趨金門，十載奉瑤墀。入掌選固筆，出參枚馬詞。吏部既三薦，中書亦五朝。進無負鼎說，退慚補袞詩。常恐嬰悔吝，不得少酬私。嗷嗷路旁子，納謗紛無已。上動明主疑，下貽大臣恥。毫髮顧無累，冰壺邈自持。天道何期平，幽冤終見明。始佐廬陵郡，尋牧襄陽城。彤幃荷新寵，朱夢舊榮。力薄慚任重，恩深知命輕。飭徒留前路，行子悲且慕。猶聞長樂鐘，尚辨青門樹。慈親不忍訣，昆弟默相顧。去去勿重陳，川長日云暮。

此首乃崔湜自述生平之唯一詩作，據之可考見初唐中宗景龍前後，崔湜之行誼出處。詩用五古體，凡五韻。且亦平仄韻交錯、甚合抑揚之趣。押韻依次是：入聲十三職，平聲四支，上聲四紙，平聲八庚，去聲七遇。如此押韻，最可注意者，即有兩事

：(1)押韻以平仄間雜(2)但仄韻字，並不限一韻，而是上去入各用一韻。此又仄韻之細分，在崔湜詩作中僅一見。

案盛唐後律體已定型，律詩一聯之上句為仄，下句為平。然上句之仄聲，杜甫律體已極講究，自謂「晚年漸於詩律細」，蓋凡上句仄韻，杜詩必盡量用上去入之二韻以上，而不單用一去或一入一上。此即詩律講求極細之例。此用仄韻之法，可與崔湜此例參看。知盛唐人用韻或者自初唐古詩來。

又此詩亦迭用偶句，如「一朝金門」「十載瑤墀」，又「入掌」「出參」句，又「進無」「退慚」句。其中，「吏部既三薦，中書亦五期」之偶句，乃屬趁韻之對偶句。蓋此二句之平仄為：| | | - |，- - | | -。為求符合平仄格律，三薦之三必平，五期之五必仄，因以三薦五期為對。如此之例，悉為講究平仄格式而不得不違背實情，以配合格律之作法，蓋為律詩定式必要之法式，崔湜詩已見此例，可證初唐詩人大都用心律體之格式。殆為普遍共見之現象。

10. 幸梨園亭觀打毬應制

年光陌上發，香輦禁中遊。草綠鴛鴦殿，花明翡翠樓。天杯承露酌，仙管雜風流。今日陪歡豫，皇恩不可酬。

此首即典型之宮體應制。蓋所和之人，今上。所寫之事，陪遊。所在之地宮中庭園。凡所書之人、事、物、地、趣等，不離宮中之物。固屬宮體詩之作。

詩用平聲十一尤韻。各聯上句末字仄韻有去入兩韻。整首格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觀之，此首首句亦用三仄落脚，不避五古韻律之味。

11. 折楊柳

二月風光半，三邊戍不還。年華妾自惜，楊柳為君攀。落絮繁衫袖，垂條拂髻鬟。那堪音信斷，流涕望陽關。

此首依詩中所述，可歸「閨怨」類。蓋與「邊塞」詩有關。將士戍邊，長征不還。閨中少婦，送君赴任，經年長思，魚雁或斷，襟裘不達，乃與離異之嘆，遂有閨怨之詩。二者本互為因果之作。而崔湜兼有之。亦可見初唐詩之多貌。

此首首句不入律，其餘押平聲十五刪韻。首聯似對似不對，二月與三邊是對，風光半，戍不還則不必對。中間二聯皆對。但頷聯以「妾自惜」對「為君攀」，一己一君，偶意中有正反之別，此即難工之反對。《文心雕龍·麗辭》云：「反對為優，正對為劣。」似此一聯即反對佳構。頸聯「落絮繁衫袖」著一「繁」字，與「垂條拂髻鬟」著一「拂」字，即活字之法。齊梁人常用之。初唐詩多襲此。末聯之「陽關」，幾乎為唐詩此類邊塞詩閨怨詩之代詞，與「玉門關」之詞同功。如「春風不渡玉門關」、「西出陽關無故人」之類。

此首符合五律平仄體式，格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上各句除部份句在一三字平仄不合，屬五律通式之外，其餘均合律。且對語中有反對之法、第三句三仄落脚。

12. 邊愁

九月蓬根斷，三邊草葉腓。風塵馬變色，霜雪劍生衣。客思愁陰晚，邊書驛騎歸。殷勤鳳樓上，還袂及春暉。

此詩因有「客思」陰愁，又有「邊書」已歸之語，當寫征途客宿邊關，羈旅在外，因九月深秋，涼風拂樓，遂有來春待溫，望還鄉音之思。故可審此而歸之邊塞詩，惟此中思者，非戍邊戰士，乃路客行人也。

全詩五律合體，首句不入律，其餘押平聲五微韻。據五微韻目，第二句韻脚腓字有誤，當作「飛」字始合韻。又首聯頷聯頸聯共三聯皆對偶句。平仄格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餞唐州高使君赴任

芳春桃李時，京都物華好。爲岳豈不貴，所悲涉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贈君雙佩刀，日夕視來期。

此首爲「餞別」之作。高使君即高詢。唐州在長安東南，豫州之西，約略今湖北桐柏。詩中有謂「涉遠道」甚是。

此首前四句押仄韻去聲二十號。（物華好之好字去聲）後四句換韻押平聲四支韻。如此平仄換韻，蓋古風體式。然古體詩有二式，一則漢魏古詩一韻通押，且平仄自然，不刻意律句。二則已受格律化影響之律句，凡落句平仄換韻，且各句力求避律句，兼有三平三仄落脚句法。此蓋因齊梁以後至初唐時期爲格律初構之時，故而初唐之古體詩每受律句影響而參入其中。遂有初唐以後律化之古風。崔湜既勤作律體，自難脫此習氣。此詩格律即是顯例。平仄格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細審各句末三字，竟有四句之多是三仄落脚。此蓋盡力避律句之法，以求句調之高古。崔湜此首五古，可爲初唐古風漸變之徵。

14. 江樓夕望

試陟江樓望，悠悠去國情。楚山霞外斷，漢水月中平。公子留遺邑，夫人有舊城。蒼蒼煙霧裏，何處是咸京。

此首純寫景。既言楚山漢水，則秦漢之樓可知之矣！又以公子留邑，夫人舊城爲對句，則寫楚公子春申君之遺事。感古抒懷，兼寄一己被黜心情。故而末句有何處咸京之嘆。咸京者，可比長安。據詩意，皆崔湜貶襄陽後，行途所見，羈旅之思。

此詩亦五律體，首句不韻。其餘押平聲八庚韻。平仄格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除有三句第一字平仄不合外，全詩平仄和諧，黏對工整。又首尾二句不對，中間二聯

則極工對。頷聯寫景，頸聯寫人，一寫空間，一寫時間。二聯又各用活字，「斷」、「平」遂令全句警醒。此首為極嚴整體式之五言律體。

15. 奉和韋嗣立山莊侍宴應制

丞相登前府，尚書啓舊林。式閭明主睿，榮族聖嬪心。川狹旌門抵，巖高蔽帳臨。閑窗憑柳暗，小徑入松深。雲卷千峰色，泉和萬籟吟。蘭迎天女佩，竹礙侍臣簪。宸翰三光燭，朝榮四海欽。還嗟絕機叟，白首漢川陰。

此首共十六句，乃五言排律長句之體。且一韻到底。並不換韻。此在初唐律體較少。蓋初唐古體受律體影響，多有用律句，兼參律體之法者。如長篇五古七古，每四句一韻，且平仄韻互換以求諧律之體。若漢魏古風一韻到底，各句又不刻意守律句或避律句，純任天然語調，但使唇吻適麗而已。據此法則，本詩為受律體規範之初唐排律，具有漢魏古體之風。其平仄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崔湜今存詩作五律多，但長句排律則此首僅見。通篇除一三五字不論外，均合律，末兩句，上句拗為| - |，但下句並不救。亦可注意之。

此首為應制之作無疑。韋嗣立在中宗朝任。此即應中宗李顯之命制和作。

16. 襄陽早秋寄崔侍郎

江城秋氣早，旭旦坐南闌。落葉驚衰鬢，清霜換旅衣。時來矜早達，事往覺前非。體道徒推理，防身終味微。故人金華省，肅穆秉天機。誰念江漢廣，蹉跎心事違。

此詩為寄贈之作，崔侍郎即崔羲。此詩作於唐中宗景龍三年，崋羲任中書侍郎時。是時，崔湜因事被貶襄州刺史。全詩平仄格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除有四個句子第一字平仄不合外，餘均合律。故此首為五言排律之體。全首共十二句。押平聲五微韻。各聯出句末韻仄聲上去入皆有。黏對全合。

落葉驚衰鬢一聯，所以見秋節氣候。請霜旅衣，以示貶謫身分。時來早達，自述平生早慧，一門俊彥，而父子同官內省，最為人羨。事往而覺非，蓋因坐冊職事，而自我警惕。防身不慎，體道徒推，頗見自責之語。以上皆自表，故人一聯始言及友人，終叩合題目。末聯言漢廣一對心事，有不盡之態。

17. 贈蘇少府赴任江南余時還京

丈夫不欺別，達士自安卑。攬泣固體趣，銜杯空爾為。流雲春窈窕，去水暮逶迤。行舟忽東泛，歸騎亦西馳。秦地多芳草，江潭有桂枝。誰言阻遐濶，所貴在相知。

此首亦五言排律，體屬贈答。兼懷自述。題目云余時還京，則可推知當景龍四年，崔

湜因韋后舉任，回京主事之時。全首平仄格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細審之，此首格律有二處不諧：一在六七句未黏，去水二字仄聲，行舟二字當仄而平。失黏。又第十一句「誰言阻遐濶」，當「- - - | |」，今阻遐互換，遐字當仄而平，出律。下句未救之。若在盛唐以後，必以下句第六字用仄聲救之。然而此處不救，正所以考知初唐律體尙未有拗救之例。

18.早春邊城懷歸

大漠羽書飛，長城未解圍。山川凌玉嶂，旌節下金微。路向南庭，遠書因北鴈
 稀。鄉關搖別思，風雪散戎衣。歲盡仍爲客，春還尙未歸。明年征騎返，歌舞
 及芳菲。

此首共十二句，亦屬排律體。崔湜詩今存五律乃其擅長之外，排律亦爲所長。此詩又一例。首句入韻，押平聲五微韻。格律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此可知除有三句首字平仄不對之外，各句合律，且黏對嚴守。屬對精巧。首聯大漠羽書飛，所以叩題懷歸之意。長城未解圍，則知邊事方急，正所以不得歸而又不得不望歸之因。山川旌節一聯，寫邊城之急。征令頻出。路遠而寄書不達，愈加深懷歸之想。風雪一句，則示隆冬酷甚之景。歲盡春還，猶不能歸再叩題目懷歸之旨。終則以寄望收結，以託明春征還之意。全詩盡寫邊城守兵之狀，情景相叩，時空互照。可歸邊塞詩之體類。

19.至桃林塞作

去國未千里，離家已再旬。丹心恒戀闕，白首更辭親。懷璧常貽訓，捐金詎得
 鄰。抱冤非忤物，罹謗豈由人。不濫辭終辨，無瑕理竟伸。黻還中省舊，符與
 外臺新。塞上同遷客，江潭異逐臣。淚垂非屬峴，腸斷固由秦。歲月行道盡，
 山川難重陳。始知亭伯去，還是拙謀身。

此首因「去國」「離家」語，知爲遭貶羈旅之作。又有自解之詞，如「抱冤」云云，「罹謗」云云，終須辨白，以明貞心。可知此詩當作於景龍年間，崔湜坐賊外貶之時。然「塞上爲客」「江潭逐臣」一聯，以塞上江潭對偶，則湜兩次遭貶之語。歲月將盡，山川難再重，乃詩人桑榆晚景之嘆，時不我與，何能來茲？最後竟以謀身技拙，功名依違，以自愧作結。推求全詩主旨，題目雖似邊塞旅思，然實作平生自述之語。故可歸爲自述詩。全詩共二十句，格律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首各句合律。此為崔湜詩今見最長排律，共二十句。考初唐排律或十二句，或十六句。長篇古風亦多如是。此則二十句，頗見特例。然則初唐排律已有漸趨長篇之例。由此首可知。

20. 襄陽作

廟堂初解印，郡邸忽腰章。按節巡河右，鳴騶入漢陽。城臨南岘出，樹繞北津長。好學風猶扇，誇才俗未忘。江山跨澤，煙雨接三湘。蛟浦菱荷淨，漁舟橘柚香。醉中求習氏，夢裏憶襄王。宅壤仍思鳳，碑存更憶羊。下車慙政美，閉閣幸時康。多謝南征術，于今尙不亡。

此首與〈至桃林塞作〉同為二十句排律。且題材均有自述平生之語。此首因題目明言襄陽作，知為崔湜貶襄州刺史任內之作。故而詩中屢述江漢情景。城臨樹繞一聯，頗見其地理形勢。又老澤三湘一聯，雅有江濶原平之景。蛟浦漁舟，實景實寫。自習氏夢襄王句以下，則以古鑒今，化典故於自述中。兼以自惕自勵，故有述志之意。全首平仄格律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細審之，除有八句第一字可不論平仄外，餘均合黏對格律。

四、結論

以上僅就今存崔湜詩分析，（註⑧）然而崔湜詩之總體風格當如何歸類？蔣勵材嘗運用晚唐詩評家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風格歸納，將崔湜詩列入「典雅」風格。引崔湜〈奉和春日幸望春宮〉一首為例。此詩如下：

澹蕩春光滿曉空，迢遙御輦到離宮。山河眺望雲天外，臺榭參差煙霧中。庭際花飛錦繡合，枝間鳥囀管絃同。即此歡娛齊鎬宴，唯應率土樂薰風。

考崔湜此詩當作於入朝為官之時。何以可歸之「典雅」？當辨明之。典雅者？蔣勵材之解釋，謂即「典重高雅之意」，又云「典重則不浮薄，高雅則不粗鄙」，三云「貴在韻高色淡的典雅」（《二十四品近唐詩選》）據此，典雅之詩，乃指韻味之高，與設色之淡。

今觀崔湜此詩，寫春日之景，而對象是奉和之作。所寫春日則為皇宮庭園，既不用常民逢春，作興冶遊之態，也不自抒因春感懷，聊備心事之詞。謹把握君臣分寸，嚴守君民同歡，四時同樂之旨。故而用詞造句極簡雅，用澹蕩形容春光之景。至於花飛，則以錦繡擬之，鳥鳴比作管絃。末章以薰樂和風以比春風作結。君臣以天下百姓為心之情溢於言表。此詩措辭謹嚴，詩情光大，確乎有「典雅」風格。至於崔湜詩的題材與體式可分說如下：

- (一)崔湜詩作不盡是齊梁遺風，或宮體詩。誠然，崔湜三十八首今存詩作，應制奉和之作，多至七、八首。但有些應制之作，兼含勸勵與自述之旨。故而宮體詩至崔湜手中，已呈現詩體轉化現象。漸漸由宮體格式之純奉和應制功能，轉變為奉贈答和性質，並在贈答之敘述中，兼含個人自身處境與榮困機遇的反省之詞。
- (二)贈答類詩體因此是崔湜詩之次要詩體。如〈饒唐州高使君赴任〉這一類的詩也有七首之多。此類詩與前類宮體詩，都不是純粹的固定題材，而是在贈答詩中加重了生平榮辱的敘述。贈答因而是藉贈人或答人以自我反思，自我鑑照對比。
- (三)第三類崔湜詩作主要是邊塞詩。這一類也有五首之多。由於初唐帝國方立，四塞強寇環伺，朝廷每置重兵加邊，年年有征討之舉。但唐代邊塞詩之盛，文學史上都著墨於盛唐大家，如高適、王昌齡、王維、崔顥等。其實初唐邊塞詩已成普遍詩體，詩史所錄每忽略之。今自崔湜詩可見一二。崔湜其詩向來為論者所略，今考其今存所作邊塞詩已如此長篇體式，題材多樣，凡隴山隴水，青海戈壁，玉塞蕭關，皆有述及。當然是邊塞詩之一家。可惜，在有關邊塞詩的著作或選註之類的書，罕有言及崔湜者。此蓋因資料有關，所以致此。今後於初唐邊塞詩論述，當置崔湜一筆，以補論述之不足。如胡大浚《唐代邊塞詩選注》即是。
- (四)崔湜詩在體製形式之表現，主要以律體為主。在今存三十八首中及敦煌四首佚詩中；五律較多，排律也有。排律有二首十二韻，一首二十韻。此在初唐詩中乃罕有之作。過去，詩史或文學史於初唐律體建構，每以李、蘇、崔、杜，或唐初四傑為論。不免闕遺。今觀崔湜律體詩中，無論在用韻、對仗、平仄、章法等，皆極工巧，不減以上舉各家。尤其排律之作已如此精熟，顯然，崔湜詩在初唐律體發展史上宜佔一席之地。王力《漢語詩律學》乙書用力於詩律分析，對五律七律之形成，幾乎徧舉初唐各家，惟崔湜詩亦漏列。王力分析唐代古詩不論五七言均有律化與不律化之純古二式。以所謂三平三仄落腳為證。（《漢語詩律學》，頁三九六）其實，崔湜今存五古已甚多如此者。故而，崔湜詩在初唐律體發展之價值與地位當重新考察，賦予新的意義與解說。

本文附註

- 註①：據《新唐書》卷九十九本傳云：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文學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依此條記事，湜執政之官職，當任中書門下之時。本傳又云：韋氏稱制，復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可知湜執政之際，實因韋后臨朝聽政。此即景雲中，因太平公主舉薦而上任。是年四月，有定州人郎岌上書，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楚客矯制殺之。中宗不悅。韋后等懼。六月，中宗食餅中毒死。朝中皆疑韋后及其黨所為。旋

立溫王李重茂爲太子，尋即帝位。是爲少帝，改元唐隆。是時，即韋后臨朝稱制之時。凡南北軍諸要司皆命韋氏弟子。據此，湜被擢爲執政，年三十八，逆數之，則湜生年當於是年。

註②：崔湜生年，主要根據《新唐書》本傳謂湜於端門外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有年位不及之嘆，時年三十八。此年湜執政之年。考崔湜執政之年當在韋后稱制，加以重用之年。韋后執政之年則在景龍四年六月之後，即公元七一〇年。由此逆數，湜生年當在六七二年，即高宗咸亨三年。但在吳其昱〈敦煌本珠英集中的十四位詩人〉這篇重要的考證文章中，卻認爲《新唐書》有錯，應爲湜年三十九歲之事，故而吳其昱將崔湜生年定爲六七一年。吳氏此文收入王炳華，樊錦詩等合編《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乙書，頁四九九—五二一。今案：吳氏指出《新唐書》作崔湜執政，張說感嘆之語在三十八歲時有誤。主要證據是崔湜執政不在三十八歲。但今據兩唐書所記崔湜執政都在韋后時，而韋后稱制於景龍四年，各史書並無異說，故而《新唐書》言三十八必有據，今仍從《新唐書》之說定崔湜生於是年。

註③：事載《舊唐書》卷七十四，新校本《舊唐書》，頁二六二二。《新唐書》卷九十九，新校本《新唐書》，頁三九二一。但《舊唐書》所云：預修三教珠英。《新唐書》未載。待考。今據《唐會要》卷三十六云二十六人同撰《三教珠英》集，崔湜在其列。又敦煌本《珠英學士集》亦收崔湜詩九首，知崔湜嘗預修之。

註④：崔湜官籍，兩唐書本傳旨曰：累轉左補闕。但《舊唐書》明言：預修三教珠英。《新唐書》不載其事。

左補闕或作右補闕，今本《珠英學士集》云：右補闕清河崔湜。與兩唐詩不合。今人陳尚君《全唐詩補編》，注云：左右當有一字之差。

今案：敦煌本《珠英學士集》正作：左補闕。知刻本《珠英學士集》有誤。兩唐書作左補闕正是。

註⑤：崔湜任吏部侍郎同知平章事一職，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亦繫於景雲年（七一〇）見該書頁三八。嚴耕望云：七月十三壬戌由吏侍平章事復罷爲左丞。

註⑥：此段引文，據《石園詩話》原書卷二，頁三十四，然此書未見單行本，收入杜松柏編《清詩話訪佚初編》冊3，頁二三三，本論文即據此本引據。

註⑦：《御定全唐詩》書前自定凡例，有一條云：全唐詩集有一詩而互見數集者，止於題下注一作某詩，若確有考據可以定其爲何人之詩，若司空圖樂府誤入崔櫓集之類，則刪彼歸此，不必互見。案：此即互見例。崔湜〈塞垣行〉題下小注一作崔融，即其例。

註⑧：崔湜詩補遺，今自詩話中可找到者如：

一、《全唐詩話》卷一「中原」條：

十月，帝誕辰。內殿宴羣臣，聯句：「潤色鴻業寄賢才，帝云。叨居右弼愧鹽梅。李嶠。運籌帷幄荷時來，宗楚客。職掌圖籍濫蓬萊。劉憲。兩司謬忝謝鍾裴，崔湜」。

案：此條所記崔湜聯句詩，僅單句。《唐詩記事》所載同。

二、《珊瑚鉤詩話》卷三：

「春回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崔湜詩也。湜弱冠登科。不十年掌貢舉。父揖，同省爲侍郎。及登宰輔，始三十有七，容止端雅。文辭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吟此句。時張說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使湜令終，當時朝上，豈能出其右哉？故杜詩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或以此也。

案：所引崔湜詩見《全唐詩》所收崔湜三十八首之〈酬杜麟臺春思〉，「春回上林苑」，《全唐詩》本「回」字作「還」字。又《珊瑚鉤詩話》所記崔湜入宰輔年在三十七，《新唐書》卷九十九本傳作年在三十八餘略同。

三、《能改齋詞話》卷一：

今世樂府傳沁園春詞，按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爲皇后，憲恃宮掖聲勢，遂以縣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然則沁水園者，公主之園也，故唐人類用之。崔湜長甯公主東莊侍宴詩云：「沁園東郭外，襄駕一遊盤。」李適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云：「歌舞平陽地，園亭沁水林。」李義府幸長寧公主東莊詩云：「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園中好物華。」世傳呂洞賓沁園春詞，所謂九（原作七，據趙本及臨嘯本改。）返還丹者，乃知唐之中世已有此首矣。

案：所引崔湜詩二句，今載《全唐詩》，題曰〈侍宴長寧公主東莊應制〉。「襄駕」，《全唐詩》作「鸞駕」。吳曾引崔湜詩句，考證「沁園春」詞牌所出，謂沁園本初唐中宗朝長寧公主園。後遂沿用以「沁園」爲公主第宅之代詞，初唐詩家之作，多述之。崔湜即其例。別有儲光羲〈玉真公主山居詩〉：「不言沁園好，獨隱武陵花。」亦是。又吳頌〈代郭令公謝男尚公主表〉：「門開魯館，地列沁園。」亦以沁園爲公主園。毛先舒《填詞名解》：「沁園春，取漢沁水公主園以名，一名洞庭春色，一名大聖樂，一名壽星明。」，據此，沁水園之名始出自漢，非自唐。長寧公主取名，實仿襲前修而已。

引用參考書目

- 王炳華，樊錦詩，一九九三，《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粹》，北京：中華書局。
 劉學鍇，余恕誠，一九九二，《李商隱詩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唐圭璋（編），一九九〇，《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
 吳曾，一九九〇，《能改齋詞話》（《詞話叢編》）本北京：中華書局。
 胡大浚，一九八九，《唐代邊塞詩選註》，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王力，一九八八，《漢語詩律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杜松柏，一九八七，《清詩話訪佚初編》，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用何文煥編《歷代詩話》本，一九八二，北京：中華書局。

- 毛先舒，一九八二，〈填詞名解〉，台北：大東書局。
- 蔣勵材，一九八一，〈二十四詩品近體唐詩選〉，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 劉大杰，一九七七，〈校訂本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
- 王夢鷗，一九七七，〈初唐詩學著述考〉，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嚴羽，一九七四，〈滄浪詩話〉（何文煥《歷代詩話本》），台北：藝文印書館。
- 嚴耕望，一九五六，〈唐僕尚丞郎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六六），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